

之初

那麼，年輕的鄒
讓我為你作遼夙的敘述
風穿雲徙，時間患著鏽斑歸返
每道嶮巖皆是祖靈的說法
坐下吧，在山霧的縝密之中
相同的甦醒，相同的晨之寫意
背景仍是那穩健的歌韻：
「祖先的步履，以前就活躍
在此啊」 試著，年輕的鄒
拭著厚重的夢囈與頹灰
讓思緒往山脊靠攏，細細揣摩
這臥姿的部落，尼佛奴的足印
遙遠如初，神祕地經過
一個步伐是一回拓荒，
靜靜鋪開了生命的音軌
特富野和達邦後山，石桌和公田村塢
並且我們被栽育而生
另一則透光的諭示，血脈的初啓
哈莫埋下了種籽，在信史的土層中
滋養興衰榮辱，所有的愛恨
及表情。或為芽葉，或為果實
年輕的鄒，那是我們，
缺漏於島嶼的大記載中，
一股口傳而來的支流

註：

相傳鄒族居地在尼佛奴神的腳步
踩過後而有所改造，成為平原；
哈莫天神則於土地上播植人類，
甚至搖撼樹果而落，亦成為人。

之間

還記得某些憂患暴漲的時日嗎？
山稜漂移，天空是頹懊的畫色
卜辭在風雨中垂危，年輕的鄒啊
那幾乎是場遙途的指涉
—— 遠古的從前，災洪之日
水勢漫過足脛，雛夢的草章
沉默的堰塞，沉默的淹覆
沉默地我們避居而上
在玉山之巔，與獸；在荒蕪
之緣，與光。是大蟹箝制了
填河的鰻身，甚而疏通了困厄
是風的諭旨貫串著遷徙
沿溪谷的縱深，定位如星
時間是狩獵與耕鋤，時間是病症
與生存。這編織多麼綿密的古老言說啊，
暗中獲致的文明，跌宕有致
我們該是如此，恆常地傳遞
舉酒吧，年輕的鄒
陽光已穩固於呼吸之中
讓氣味稀釋逼仄的年代
沉澱著消瘦的昨日，和不斷
進退失據的眼神

註：

相傳鄒族的洪災導源於巨鰻阻塞
了河口，幸賴大蟹幫助方能中止
災厄；於是族人分沿溪勢而下，
逐次建立自己緊實的家園聚落。

之後

所有的癡恨，皆源於塔山
風中是女子綻白的掛衣，依然
依然，曳盪不捨，一道未隕
的音訊，那遠去的塵世，虛實
倒放的夢的輪廓。良田美池，
黃昏細如耳語，世界輕輕
翻改著睡姿。關於愛，
你們獲悉了多少內幕？
生與死的交疊，時間的聚合
還有太多則山彎，尙待釐清
年輕的鄒，位於無法靠近的遠方，
有趟畫地盤旋的追尋在無以償付的糾扯
中發生且讓低迴的嘆息有了傳說的質地
一些走失的姓氏，一些
兀自離弦的箭，迂迂迴迴
耗費多少懸念？鄒的譜系
在夢與信念之間，展開鋪述（
我們的語言）所有的鄒啊，
在黃昏裡眾聲默禱
爲了愛，及其最深之處
慢慢以呼吸的速度，每日栽植
一株木槲蘭，與迎風頌歌的每日

註：

相傳一鄒女子爲愛追隨丈夫靈魂
走入塔山——良善的死後世界，
白衣是她逝去的信號，塔山亦成
安魂之境。木槲蘭爲鄒族戰花。